

责编：魏振强 E-mail:oldbrook@163.com  
2026年2月27日 星期五

微信上有留言：十点给你电话，不大不小事。

凌晨留的，很是郑重，估计是一夜没睡，留言后蒙头睡了。

我笑了笑，她喜欢读书，常整夜的读，读了好书，要和我分享，写了好文字，要让我点评一番。

我和她是纯粹的文友。在网上认识的，严格来说是先认识文字的。她写散文，我写诗，散文和诗本是流通的。

她是个真诚的人，常挑我诗歌中的毛病，我也不客气，拿她的散文开刀。好在网络上见不到彼此的表情，批评就批评了，也不管高兴不高兴。

她曾将我微信拉黑过，我的批评过于激烈。我也不止一次拉黑过她，她对我得意的诗，给予全盘否定。文是自家的好，伤自尊了。

不过，没过上几天又添加上了，认真想想，批评有理，有理自然会汲取的。还真的不错，相互批评促进了写作，她在报刊上发了不少散文，我的诗歌也常在报纸杂志上露脸。

我开始写小说，写好了发给她，她作了第一读者，肯定的不多，说不好的一堆。我有些不服气，把她肯定和否定同

时投出去。她肯定大多发了，否定的也有刊登的。对此，我们在微信上发个“哈哈”的表情，又继续下一轮的肯定和批评。

在我小说写了一两年后，她也开始写小说，写好了第一时间发我。她出手不凡，写一篇是一篇，篇篇有亮点。我没少批评过，她从不反驳，说我是她的老师，我不承认。她说一定是，读了我一两年的小说。

她为我的小说写过综评，她读进了我文字骨子，自然写得好，一篇文章到处转发，挣了不少碎银子，我闹着要她请客，她没拒绝，在微信上发了一堆她做的菜肴图片。

她是个吃货，特别擅长做面点和小吃，还会用食物的“边角料”做出好吃的。比如一个剩紫薯，她揣进麦面里，做出紫薯馍，好看又好吃。她好在朋友圈晒好吃的东西，也不保留教“群友”如何将一个萝卜吃出花来。

她在群中受欢迎，一出现就有人艾特她，但她在群里露面的时间短，家中事多，还有年迈的父亲。母亲前几年去世了，一说起就泪眼婆娑。她的“吃货”手艺是妈教的，不过没学到位，常常是边回忆边做。

开饭时间一到，大家立马拥入食堂，噼里啪啦地拿起金属饭盆，打好饭菜各自坐到每天的老位置。有个座位一直空着，原来是张木没来——他上周被公司优化走人了。郑兴埔心里想着张木，没有胃口，瞄了一眼方经理，更不想吃了。

公司只有十几号人，包括方经理。以前中餐各自解决，或订外卖，或下楼吃快餐。前不久办了个小食堂。方经理说，从今往后咱们吃一锅饭了，当以家人相待。大家共同“啍”了一声。

开饭时间定于12点。常常不准时，如开会，如来宾，就得后延。很重要的一点，方经理在公司，由他决定什么时候开饭。这成了规矩，大家没有不遵守的。除非方经理出差，或者到外面酒店应酬和招待客人，那么留下的员工便12点准时开饭。

这天，12点还差5分钟，方经理从办公室走出来，对工作间的员工们说，吃饭吧，吃饭吧，人是铁，饭是钢。他边说边走进食堂，恰巧阿姨做好了最后一道菜。大伙儿高兴地奔向食堂。这时，张木说，等一会儿吧，郑兴埔还没回来，家人吃饭得一块儿。原来，郑兴埔出去办事了，打过招呼回来吃饭。

方经理皱了皱眉头说，郑兴埔办事效率太低，怎么还不回来？方经理打起郑兴埔的手机，你什么时候回来啊？郑兴埔回答，还需要10分钟。方经理摇

了摇头，挂了手机，他说，规定12点吃饭，这是规矩，不等他了，不算咱们不讲礼节，是吧。大家共同“嗯”了一声。方经理说，留一碗饭和一些菜给小郑，不能饿了他。然后又说，以后12点吃饭，过了时间，谁都不等。大家听见，觉得这规定好，但没人回应“赞成”。

几日后，有一天到了饭点，可方经理不在公司。他既没说去哪了，也没讲回不回来吃饭。小李叫小张打电话问一下，小张叫小郑打电话问一下……结果没有人愿意打电话问方经理中午在哪吃饭。大家望着饭菜，没敢动筷子。过了大约10分钟，张木说，方经理交代过了，12点准时吃饭，谁都不等。说罢，他带头吃起来。大家都吃起来。

不到1分钟，方经理出现了，身子沉重地坐到餐桌前，板着一副严肃的面孔，眼睛转来转去。这时，女员工小婷盛了一碗饭放到方经理面前。方经理冲小王、小张、小李、小郑说，你们要讲规矩！我可怜在外面奔波，你们却在家里吃吃喝喝，你们眼里到底有没有我这个经理？你们的父母是怎么教育你们的？没大没小！

这顿饭，大家吃得很不开心，方经理当然更不开心。下午，方经理像突然变了个人似的，自我检讨道，今天是我不对，没打电话告诉你们，以后我回不

K

月光城 小小说

张迎春

克制

做出了，老父亲表扬，说：有你妈的味道。她又流泪，说：想妈了。

她说自己好流泪，林黛玉般，他父亲说过她，把一家女人的泪都流了，她没有兄弟，三个妹妹，却都稀有眼泪。

我调侃过，不会流泪的女人不会写文章。她不认可，说她三个妹妹的文字比她好。

一直打算见上一面，可也仅是打算，我不主动，她不跟进，之间就留着大块、大块的空白。她曾有次出差，到我所在的小城，事后和我说，散步走到了我所住小区的大门了，还是转身走了。

我问：为什么？她说：不为什么，小区边上油菜花开得很美，我去看油菜花了。我“哈哈”大笑，当然是微信上的表情。我所住的小区属城乡结合部，被农田包围了，农田里春天种满油菜，菜花开，小区泊在花海里。

她回去写了篇小说《菜花蜂》，蜂奔花来，只是拾取花粉。写得很克制，我说不上喜欢，也没找出不喜欢的理由。

我和她还是设定某日见面，好好说说文章的事情，但也知，这就是个设想。

十点钟到了，她打来了电话。

我和她很少电话，凡事都在微信上说，通过几次电话，都是为稿子的事，微信上说不清楚的。

她“咯咯”笑，说：打个电话，我要上手术台了。我吓了一跳，问：怎么了？她说：癌症，我怕下不了手术台，告诉你一声。她那边没事人一样，我却像被电击了，半天动不了。

想想也是，至少有一个星期没在微信上见到她，我还疑惑，她是否在写大文章呢。

见我不吭声，她那边又笑：想通了，随遇而安，不就是割上几刀？我手术后，给我接个风。说罢又是笑。我说，好，好。第三个好字没说出，我已满眼是泪了。

她的泪呢？不是个好流泪的人吗？此时，竟没有了泪，仅有笑。

克制？我想到了这两个字。情绪的克制，身体的克制是要有力量的。她克制了自己，还有孩子和老父亲呢。

为她接风，我陆地一振。我立于河边，河沟通长江和淮河，她住长江边，一条小舟，顺流就能到达。

F

月光城 小小说

何城斌

饭点

回来吃饭，提前打电话。方经理检讨后，大家一扫心里的雾霾，驱逐了负面情绪。

数日后，有一天临近午饭时间，小王接到方经理的电话，得知方经理正在回公司的路上，大概需要10分钟。大家明白，得等方经理回来一起吃饭。可是，等了半个小时也不见方经理的身影。张木有气无力地说，我们还等吗？他患低血糖，饿得慌，可抽屉里的饼干吃完了，他问大家谁有零食提供一点，大家都说没有。

郑兴埔开玩笑说，我终于明白，饿死人有多种多样的情形，包括等老板吃饭饿死。继而又说，对领导忠诚，要有一副好肚囊，经得起饿。张木说，我们吃吧，已经1点多了。郑兴埔说，我们要吸取上次教训，如果不等他，他回来必破口大骂。小王说，饿死事小，失礼事大。

因没有人带头，所以大家都按兵不动，不敢吃饭。方经理终于回来了，见大家坐在餐桌前发呆，他拿起饭盆，盛饭、夹菜吃起来。这时，大家正排队盛饭，只见方经理骂起人来，小王，你的工作怎么干的？让我跑了一上午，才把问题解决！接着，他又批评郑兴埔，你以后得长点脑筋，不能让对方掌主动权。

方经理目光一扫，不高兴地问，小张呢？张木哪去了？

大家突然发现张木不见了，是不是他饿得难受，悄悄下楼吃快餐了？小王惊叫起来，张木晕倒了，快快，打120抢救。大家不知道什么时候张木昏倒在地，手忙脚乱地将他扶起。方经理按他的人中穴，使其有了气息。郑兴埔抓起一个小饭团，塞到张木嘴里。张木嚼了几下，咽了下去。方经理向张木嘴里倒了一点温水，然后问，张木你怎么回事？郑兴埔说，张木低血糖，得按时吃饭……

张木睁开眼睛，神情恍惚地问，方经理回来了吗？我们坚持到现在才吃饭，他不会骂我们不懂规矩，没大没小吧？方经理瞪了他一眼，嗔道，过犹不及！

几天后，拖了又拖的员工优化方案终于实施了，张木被辞退。方经理在周一上午的例会上说，张木被优化掉，不能怨怪我，完全是工作上的原因，跟吃饭无关。以后到点就吃饭，不必要等我。你们思想要灵活，不能拘囿于礼节啊！停顿了一下，接着又说，谁出事，公司都赔不起！

郑兴埔没吃完饭，起身往外走，被方经理看见了。方经理说，小郑，光盘行动，怎么做的？郑兴埔竟然回答，平时坐在张木旁边吃饭习惯了，今天他不在，感觉饭好难吃，咽不下……头也不回地离开了食堂。